

岁月悠悠

捕玩蟋蟀的乐趣

刘福朝 文

一次,在上蒲松龄的《促织》前,我问学生:“你们捉过蟋蟀吗?”他们齐声回答:“没有。”我再问:“你们见过斗蟋蟀的场面吗?”回答仍是“没有”。于是,我感叹道:“没有玩过蟋蟀,可以说是人生的一大憾事,尤其对男生而言。”

现在的学生,所学知识,无疑比我们当年多得多,手机、电脑、mp4、ipad 等电子产品,是手中常有的玩物,其熟练的程度,痴迷的状态,令人惊异。但我感到,自己孩提时的乐趣,比如与小伙伴在一起玩耍时那股兴奋劲儿,绝对是当今学生难以想象和无法比拟的。且不说大家在一块儿“造房子”、滚铁圈,也不说几个人趴在地上打弹子、搬出两个方凳打乒乓,单说暑期捉蟋蟀、斗蟋蟀,就会生出无穷的意趣来,至今不能忘怀。

记得小学四五年级时,玩蟋蟀已有几年历史了。家里大大小小的蟋蟀盆,少则三五只,多则十几只,从蟋蟀盆的质地就可知里面存放的蟋蟀品相的优劣。当初,最盼望的就是暑

假了,因为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去捉蟋蟀,而捉蟋蟀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。从小就住在杨浦,为了能捉到又多又好的蟋蟀,我和同学、邻居经常长途跋涉,不畏艰辛。捉蟋蟀去得较多的是三个地方:一是摆渡过黄浦江,由高庙(庆宁寺)南下一公里至我外婆家(事先并未告知外婆),常将外婆家墙角边的砖瓦、自留地(尤其是毛豆地、辣椒地)翻掘得一塌糊涂。二是到复兴岛公园,因较偏僻,那里人不多,蟋蟀却不少。三是军工路上的共青苗圃(共青森林公园),这是我们捉蟋蟀走得最远的地方(大概有十公里吧),也是我们收获最大的地方。

印象最深的要数到共青苗圃捉蟋蟀,这往往是我们暑期最重大的活动。为了这样的活动能圆满成功,我们事先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。如装蟋蟀的竹筒要备好三五十个,若现有的不够,又找来细竹将其锯成三寸或半尺(节的两头可各放一个)左右,再用碎布或纱做塞头,装袋。捕蟋蟀的网罩要准备两三个,网圈要平,不要凹凸,以免罩住的蟋蟀逃走;网线要有弹性。还要备好水壶,除了解渴,

更重要的是对待洞里的蟋蟀要采取水攻的办法。准备工作的精细、完备可想而知。

一切就绪后,很早就出发了。也许是年幼的原因,我们当时感到,共青苗圃实在太远了。因为没有钱坐车,或舍不得坐车,步行往往要花两个多小时。抵达目的地后,我们不敢走正门,因会被拒之门外。好在当时的围栏是篱笆做的,在众多树木的掩护下,篱笆早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窟窿可钻。一旦进入,里面的世界很大,我们发挥的余地也大起来。根据已有的经验,我们轻手轻脚,或侧耳倾听,或拨开草丛,或搬移石块,或挖掘洞穴,收获一个接一个,大半天时间下来,居然也将带去的蟋蟀筒装满了(因去一次不易,故午饭是胡乱解决的)。共青苗圃之所以吸引我们,除了在数量上有很大的成就感外,有时还渴望能遇上几个顶级的,在蛤蟆或蛇周围的大蟋蟀!当初非常迷信这样的蟋蟀,还会给它们取上又好听又威武的名字。

说来也巧,有一次,当我们正准备返回时,一邻居,也是同学,在翻开一块大石头后,看见一条大约有一尺长的蜈蚣,紫红紫红的。在惊叹之余,我们又发现边上有一只硕大的蟋蟀,颈项粗而发亮,两腿壮实有力,在那儿一动不动。我们又惊又喜,既没

有慌乱,也没有丝毫的胆怯。在设法赶走蜈蚣之后,费了好大的功夫,才将这只求之不得的蟋蟀灌进竹筒。

带着喜悦,带着兴奋,回家的路上,我们七嘴八舌,最终给它取名为“蜈蚣王”,原本漫长的路途,仿佛缩去了一大半。

每次捕捉蟋蟀回到家,景况也够壮观。我们各自从家里搬出蟋蟀盆,或在弄堂口,或在马路边,学着大人的样子,围着一圈蹲下,开始蟋蟀的筛选工作,通过观察、决斗,将优良品种留下。此后,每当看到自己得意的蟋蟀在里三层外三层围观者的注视下、与他人的厮杀取胜后,发出“瞿、瞿”的叫声时,心里真的比吃了蜜还甜。

上面所记述的大约是五十年前的事情,虽已过去半个世纪,但捕玩蟋蟀的乐趣仍历历在目,记忆犹新。

我常想,时代不同了,当今的孩子,要像我们年幼时那样,似乎不太可能,但孩子好动、结伴玩耍的天性不能泯灭。在高中教《促织》正值九月,我告诉学生:不是说现在让大家都要去捕捉蟋蟀,而是希望能有意识抽出点空暇时间,或在气爽的清晨去听听鸟语,或在夜深人静时去听听秋虫的鸣叫,主动将自己融入大自然中去,这也是青少年的一种愉悦、学习和享受。

诗抒胸臆

心的缺口

狄火勤

这一页终于翻过
医学报告还了我自由
可昨天的太阳是冷的
草莺软语,散不开心结
只想拐入无人的巷头
能消解的只有酒
蒙晕了神志
灵魂又带着酒气
回到愁苦里晃悠

这一页让我熬明白
人的心总是有缺口
难免在大难前脆弱
即使这一切可能虚构

主宰生命的不是病,是心
心乱,基因会迷路生变
心和,基因则相濡相守
能把心领向宁静的
唯有自己的那一颗
无论用时光、用微笑和诗
静静地去补养那道缺口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生活故事

婚礼随想

章玉华 文

五月是青春怒放的灿烂季节,也是新人大喜的首选之月。行走在初夏的阳光下,最美丽的风景莫过于看到新人成双人对喜笑颜开。新娘甜蜜的笑靥如同清风中娇艳精致的虞美人花,幸福之光溢满嘴角,即便是轻轻一低头,也难掩那明媚娇羞的神采。

近日有幸参加了两场婚礼。举杯共庆之余,不由感慨当今婚礼形式丰富有加,创意无限的节目让宾客目不暇接,美不胜收,面对席上道道佳肴竟忘记下箸动筷。不得不承认,司仪的点睛之笔的确为婚礼大典增色添辉。其中最难忘的是新人与双方父母踏着《婚礼进行曲》缓慢庄重的节奏走上舞台这一场景,当四位长辈挽着儿女双臂步入中场的刹那,让人不由感叹时光轮回,今夕又一年。曾经英姿勃发的他们今天表情矜持,不苟言笑,但恩爱两字却在默契的示意、搀扶的瞬间粲然浮出。也许他们的身姿已不再如过去那般挺拔,面颊也不再饱满光洁,但那一路走

来的相随相扶、相知相爱却是一笔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。儿女长成开辟新的人生航道,不仅是新人人生旅途中一件大事,也是父母生活旅程中的一大转折点。与子女同台登场让亲朋好友共同见证这一激动时刻,无疑是父母们得到的最大褒奖,此刻他们可以暂时如释重负,停歇片刻想一想未来的生活。

与其说这一精彩亮相是婚礼中的一个普通环节,不如说它是一节有关爱的教育课。李安在《十年一觉电影梦》中说:“恩爱恩爱,有恩才有爱。中国人造词很有意思,‘恩爱’,恩与爱是扯不开的。”婚礼不是爱情的坟墓,而是柴米油盐的序幕。绚丽五月过后,生活也许一直波澜不惊,也许会遇上惊风高浪,期间如何互商互谅,化解人生之惑,共同走好每一段人生之路,是最重要的生活之道。李安妻子十年来默默的支持与谅解,成就了一位大导演的梦想,他的家庭故事已经为我们诠释了恩爱的含义,尊重信任是恩的双翼,不离不弃是爱的双桨。衷心希望每对新人在今后人生道路上都能恩爱有加,共沐风雨,共享甘苦,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,让彼此的生命都能永随彩虹。

旅游日记

小巷深处的幽清

张建 文

小长假里,由天翔遴选景点,我们去苏州的五峰园游玩。一路上都是曲曲折折的小巷,探访中,我们走过一巷,转上一桥,又走进一巷,巷桥之间来回变化;询问下,时而往北,时而向西,拐过往北,又折过向西,西北之间不停转换。在寻找中,天翔说道:寻访便是游玩中的一种乐趣,其乐无穷。

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。我们吟诵着陆游的《临安春雨初霁》中的诗句,饶有兴致地在僻静的小巷深处进行寻找。偶尔会碰上悠闲地走在小巷中的老人,我们会不失时机上前询问,在小巷中难得相遇熟知当地情形的老人。

在小巷静静的一拐弯处,我们见一门户俨然在目,方形门洞上方的粉墙上镶嵌着砖雕:五峰园。我们欣喜

地停住了脚步,仔细地端详起来,此门朝西,在它的南侧有一售票亭,门票2元的牌子静静地嵌在粉墙上,显得那样的低调与安静。

我们走进门,循西北端的回廊,就到达了名为“柱石轩”的旱船,它是陆地上伫立形状类似船舫的轩屋。从园内看去,较为疏朗。一轩一厅一池一山一亭一一进入眼球,并无遗漏,却无一位游客,唯有徐徐微风拂面,片片翠绿入眼,阵阵芬芳沁脾,点点幽清润肺。

向着东边的五峰山房走去,五峰山房为此园子的正厅,我与天翔边走边聊着,人尚未到,已经惊动了五峰山房里的人,只见有人迎了出来,把我们两人引进五峰山房,问道:“二位可要喝两杯热茶?”原来这五峰山房如今已兼做茶室,这是我们进入园子后遇着的第一人。室内敞阔宏伟,高雅致气,布置中带有了茶室功效。我们没有喝



杜鹃 ■仲楠

茶,就站着和他聊了起来。那人告诉我们,这里要扩建了,现在占地2.5亩,扩建后是现在的三倍之多,7、8亩占地就显得敞疏广阔了,你们如果过个一两年再来,一定会有一座新的五峰园等待着你们。我们连连说道:“一定来,一定来!”大家的谈笑声,在园中回荡。我陡然感到有些不妥,谈笑声似乎打破了园中的幽清,我们于是安静地走出五峰山房。

园中是那么的静谧,绝没有我在今年的春节前去拙政园的那种情景,四方游客人来人往,熙熙攘攘,多位导游的讲解声音嘈嘈杂杂,景致前等候拍照的俊男靓女们嘻嘻哈哈。

我们向南走到了一池边,我一时兴起,给它起了一个名号,叫“方寸池”,只见池水清澈莹玉,池水浅浅的可见池底,池中有数头锦鳞怡然自得,悠悠摆尾划鳍,时而悠然游动,时而悠然静止。天光云影,倒映在水面,把我们的视线一下子从有限增加到了无限。有人说过:一勺一水以梦千寻海浪;一石一峰以梦万仞高山。我把它解读为:以小见大,方寸之间却能感受

原野的广袤;以点见面,一斑之妙却能得其全豹的信息;以少见多,秀木之盛却能反映林海的连绵。

继续往南就到了五峰园主体的一山,也应给它起一个名号,就暂叫“五峰崖”吧,我们沿着山石筑成的台阶而上,先向南,再往西,很快拐弯向东。

一路台阶粗砾糙钝,想来不是常有游客蹂踏,否则会磨砺得更加光滑。不断地往上,我们看到山上的五峰也在发生变化着,时而犹如五根擎天柱高耸入云;时而恰似五支石锐剑直指蓝天;时而又像五条巨石蟒昂首苍穹。我突然想起了以前看过的《苏园六记》,其中曾经讲到过:清代叠石大家戈裕良通过俯视、仰视、平视、产生了高远、深远、平远的艺术效果。在叠石中采用不同的视角,正是我们沿阶而上时所看到五峰不同的变化,可谓独具匠心,巧夺天工。

当我们到山顶时,五老峰却又是五尊太湖石了。而太湖石具有品赏的特点,如皱、透、漏、瘦,运用于此五峰之上也是颇为恰当。向西望去,有一亭在翠绿茂盛枝叶的环抱之中,一派

安详与自得。下山后走近,亭上题有三个篆字:柳毅亭。

据资料:五峰园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,为长州尚书杨成所筑,俗称“杨家园”,一说园为文征明之侄画家文伯仁所筑,文伯仁号五峰老人。园中耸立五座太湖石峰,高二丈,颇极皱瘦玲珑之致,并峙高阜间,形似老丈,又名五老峰,分别为“丈人峰”、“观音峰”、“三老峰”、“庆云峰”及“擎云峰”。五座石峰,都是太湖石峰中之佼佼者,在苏州园林中足可与冠云、瑞云诸峰相媲美,确为不可多得的名峰异石。该园屡易其主,抗日战争前后,园散为民居。因年久失修,园中水池填塞,两座石峰倾倒。1982年,五峰园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,曾稍加保护整修,于1998年10月1日修复完毕,正式对外开放。

等我们准备离开五峰园时,已经再无一人入园。这样的一座园子,静静地躺在春天和煦的微风里,感受着微风带来的幽清。我们在游园时享受着那份幽清,也希望能把那份幽清带出来,让它陪伴我们以后的寻访。